

张弦生◎著



鸿爪雪泥录

张弦生自选集

天易圖書有限公司

2000年4月25日

好花时节

记《辞源》修纂过程

清代查禁「淫词小说」

上昌的通飭令

鴻爪雪泥錄

张弦生自选集

RW7194/61

沃田

张弦生◎著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与丁日昌的通飭令

清代查禁淫词小说



翻
印
必
究



版
权
所
有

鸿爪雪泥录——张弦生自选集

著 者：张弦生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3楼

电话：26706633

传真：26701382

印刷者：郑州市荣阳和利印刷厂

定 价：港 币：36 元

人民币：36 元

2004年5月初版·香港

ISBN962-450-173-4/D·46886



弦声张君连续在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州书画社及中州古籍出版社工作 28 年，其间担任中州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五年，今年已届退休。他整理在编务之暇所撰写的文章成册，题名《鸿爪雪泥录》，就要出版了。作为弦声的旧识与至交，我有幸成为此书的第一读者，并受托为之撰写弁言，虽不免有佛头着秽之虞，仍然是欣喜异常的。

这个集子由卷上往事篇与卷下学林篇两个板块构成。收入往事篇的文章，不拘是述往或忆旧，大体上皆记人与论事之作。叙说了生活征程中感触最深、所留印象最难以拂去的人与事。如《1966 年 8 月，小单位里的一件大事》、《三代恩情》、《黄河女儿梳妆来》、《画不惊人死不休》、《鄂尔多斯散记》等篇，都将是引人注目并耐人品味与咀嚼的佳构。收入学林篇的文章，无论是小品或巨制，则多为阐释其担任责编诸书或与书著者生平学行有涉的论述或小札。于此我愿向读者推荐《风情不薄是尧夫——论邵雍的理学诗》、《杰出的编辑家冯梦龙和造就他的时代》、《隋唐题材小说五评》等文。在论尧夫理学诗时，他由诗的理趣切入，揭

示了其诗的理中寓趣或以趣喻理的理趣合一之美。尧夫以此独步诗坛，正是他“以理论为本，以修词为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的平易特色的显现。这也正是前人对尧夫多达二十卷的《伊川击壤集》多体味不足之处。其评介冯梦龙一文中，概述了这位在其生活时代无人可与之伦比的伟大思想家与编辑家的一生。我尤为赏识文章结穴处，弦声君加给犹龙子的这样评价：“他以他的编辑活动，将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精华留给了我们，也使他成为我国古代出版史上杰出的编辑家。”中国近现代学坛对明代晚期这个大觉醒时代之先觉者的研究中，目光多聚焦于李贽等，而忽略了甚或无视适足称为下里巴人知音的冯梦龙。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莫大的憾事。对隋唐题材说部书的认知，为弦声君的强项。因而《隋唐题材小说五评》对五部隋唐题材小说的评鹭，大都写得言简意赅，各有新义，也会成为招人喜爱的篇什。好在这些篇什都很短，便宜浏览，这样也就无须我再饶舌了。

时光真如白驹过隙，来去匆匆。我初识弦声时，他在附设于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河南省《辞源》修订组工作。那时他刚刚迈入壮年，飒爽英姿，风华正茂。而今则已鬓生二毛，隐现老态了。他在出版社从事古籍编辑这段长长岁月中，是勤勤恳恳并尽职尽责的；在学问上也有长足进步，做到了于职责应对裕如。由其躬亲编辑的出版物，累计已达五百余种，不仅数量可观，质量亦较优。其中古典文学为数最夥。尤以《话说隋唐小说丛书》十种，《宋元话本小说总集》三种（其中《宋元讲史话本集》因故未出），《明清文言小说选刊》九种，《三言三拍》丛书六种（“三拍”谓初、二刻《拍案惊奇》加上由韩国传回的《型世言》——此书又名《三刻拍案惊奇》），《古典文学小丛书》（已出八种），及单印本古典小说《歧路灯》、《醒世姻缘传》，文史知识读物《千古之谜》（四种）、《春游琐谈》和《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州文献总录》等，或印数最多，或影响较大。而他从未以此自矜自诩，举止平易一如常人。他待人接物的敬慎恭恪，也是人所嘉许的。

弦声今将退休了，忝为至交与同好，我由衷希望他对做学问一事，仍不要撒手。人老了，经历多了。见闻多了，读书多了，对人情世态的方方面面也思考得多了，可以持平待物与论世了，假若体力允许，应该说是人生中做学问的最好时段；若以不作为的态度将其虚掷，那较轻掷青春岁月是同样可惜的。望弦声紧紧抓住它。即或不再开辟新领域，仅重新打开那曾经耳鬓厮磨的几百部书来，仍可继而写出不少非人云亦云而是饱蕴着真知灼见的好文章来的。我愿以此勉弦声：不要把六十岁退休看做人生作为的终点，而要把他视为是正待跨入“从心所欲不逾矩”（孔丘语）的那个人们在理性上最成熟的黄金时段。我相信弦声在有生之年，一定会再写出一本较这本书更加成熟的书来的。愿弦声好自为之，莫使老友这一企盼与预言落空。——虽然我今年已八十二岁，拟议中的这部新书，我势难读到了。

2004年3月1日孟津栾星敬书



卷上 往事篇

两位老杨同志/1

往事漫记/9

1966年8月,小单位里的一件大事/12

口罩的故事/19

生活的转折/22

三代恩情/25

来自大洋彼岸的《歧路灯》研究者/29

黄河女儿梳妆来——刘梅和她的书籍装帧艺术/32

画不惊人死不休——忆伯安/36

“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悼念张伯驹先生/39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谈《春游琐谈》和古籍整理/42

学人剪影两则/45

在艰难中搏击前进的人——记欧阳健和萧相恺/45

黄元尧买书/46

编余琐记十则/48

记林国选先生/48

时光将留下圣洁/49

补白大王郑逸梅/49

夜宿三松堂/50

剑气箫心——记姚雪垠先生/51

《抗旱抗到天低头》不成书/53

同行是师友/53

“好花时节不闲身”/54

素未谋面的朋友/56

师生如父子/57

修订《辞源》的回忆/60

河南省《辞源》修订组生活拾趣/64

局长给我办调动/65

美国出版业印象记/68

中美文化交流之家——记美国中国书刊社/74

鄂尔多斯散记两篇/77

蒙古草原的胸膛/77

卷下 学林篇

文史知识六题/83

象征团结友爱的双连杯/83

传国玉玺 千古之谜/85

奇葩竞放风格迥异的魏晋南北朝民歌/87

“传奇”小考/88

别具一格的诗体——六言诗/90

漫话诗谜/91

咬文嚼字两则/93

“按揭”之“揭”不是音译/93

唐代年号中的“年”与“载”/95

风情不薄是尧夫——论邵雍的理学诗/97

王同轨评传/106

从《续黄粱》、《武孝廉》、《窈氏》看蒲松龄对唐人传奇的继承和发展/112

“神龙见首不见尾”——读《聊斋志异·侠女》札记/118

李绿园评传/122

《歧路灯》：从手抄到出版/136

从《歧路灯》看《西游记》——略谈《西游记》对清代社会的影响/141

隋唐题材小说五评/147

如何评价《隋炀帝艳史》/147

略谈《隋史遗文》/149

隋末农民起义的宏伟史诗——《说唐全传》/152

从历史上的薛仁贵到文学中的薛仁贵

——浅谈《说唐后传》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心态/157

琐谈《合锦回文传》/161

《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玉玺传》/164

旷世奇书《鸿魔传》与洛阳的关羽崇拜/173

《凤凰山》及其版本/180

杰出的编辑家冯梦龙和造就他的时代/184

清代查禁“淫词小说”与丁日昌的通饬令/200

古籍阅读的十大热门/205

由荒蛮通向文明

——《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的编纂特点及人文价值/210

书籍的商品性质与出版机制的改革/214



卷上 往事篇

两位老杨同志

人的一生有许多次选择,但是最为关键性的也就只有几步。我19岁参加工作,至今已经有38年了。38年中,对我所从事的工作方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两位老领导。她们都是抗日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女性,都姓杨,一位叫杨一文,一位叫杨静琦。

杨一文同志是山东省金乡县人,毕业于湖西抗日中学。郑州解放后,她先是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任院长,1963年到位于碧沙岗公园内的郑州市文物陈列馆(后改名郑州市博物馆)任馆长兼党支部书记。她的丈夫张北辰时任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兼副市长。市博物馆也在他的分工管辖范围之内。馆里的同志们对这两位老革命都很敬重。

我上高中时正赶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毕业时因为患肺结核病,未能参加高考。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1964年到市博物馆搞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但是我怕馆里不录用我,没有敢说自己的病还没有痊愈。同时



进馆的还有我的高中同窗王森、同院好友郭安庆，他们也替我瞒着这件事。我很喜爱这永远蕴藏着奇迹和奥秘的历史考古工作，干活很努力，也很钻研。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馆里的思想工作抓得很紧。馆里的年轻人都必须在馆里食宿，每天早晨要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此外，杨一文同志对我们的业务学习抓得也很紧。每周星期一晚上全馆人员学古文，星期二晚上生活会，星期三晚上政治理论学习；我们这一帮同时进馆的年轻人还要在星期四晚上学考古学基础，星期五晚上学中国通史。周末可以回家，但是我们大部分时候是在碧沙岗公园看电影；周日晚上虽然也是自由活动，但必须回馆里住宿。杨一文同志住在市委家属院，可是她每周也有三四天晚上来和我们一块儿学习。我感到在馆里还像是在学校里上学一样，有一帮同龄人在一起集体生活，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日子过得很紧张，也很高兴，身体康复得也很快。不久，我写了入团申请书。我想自己应该对组织上坦白忠诚，有病的事没向组织上讲，心里总觉得有愧。春节的时候，我正好和杨馆长排在一起值班。我把这件事告诉她了。她说：“你正在追求进步，还写了入团申请书。现在把这件事如实向组织上讲了，是你思想进步的表现。认识到没有向组织上讲明是错误的就行了，只要你好好工作，积极治疗，身体恢复健康，不会让你走的。”

过完春节上班后，她在馆党支部讲了这件事。有人说我是“投机分子”，要开除我。杨一文同志向他们坦诚耐心地解释说：“他进馆前没有讲这个情况当然是不对的。可是咱们在招工时没有进行体检，也是疏忽。年轻人想早点参加革命工作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要是说自己有病，也参加不成工作了。投了这个机会干革命，总比去干坏事强吧！他现在主动把这个情况讲了，工作干得还不错，病也正在好转，还是要以年轻人的前途为重，不要让他失业回家。”她又让馆里给我调成单独一间房住宿，鼓励我继续好好工作，不要背思想包袱。1965年9月份我还被发展为共青团员。

杨一文同志不只是关心我一个人，对馆里的年轻人都很关心。年轻人中有几个人家庭出身不好，这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馆里有人提意见，说这批新来的年轻人中，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应该裁几个。杨馆长不同意，她说：“日本鬼子、蒋介石都让我们打败了，我就不信这几个年轻人的思想我们改造不过来！”有人在工作中出了差错，她大多是私下里给以批评，很少在公开场合讲，她说：“领导应该给同志们撑伞遮雨。”有一个合同制的女讲解员，喜欢涂脂抹粉，上班时间老是有男朋友到展览室里找她。馆里人上上下下都很有意见，合同到期后，馆里决定不再续约。可是杨馆长给她联系好到第二砂轮厂工作后，才让她走。杨馆长不但在工作、学习上对我们管得很严，在生活上也要求得很严。我们每个月的伙食费她都规定有标准，不能超支，甚至要求我们每人每月都要在银行储蓄五块钱，免得我们乱花钱。她还规定馆里的未婚青年不到晚婚年龄不能谈恋爱。她半开玩笑地说：“只要你们好好工作，又存有一笔钱，到那时候还能找不着对象？不中的话，到时候我去二院，给你们每人介绍一个小护士。”

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下达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大家认为又是一场新的“四清”运动。当时传达文件的市文化局局长周苏同志说：“这次运动用三个月时间搞完。”现在看起来，这种想法多么幼稚！不过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也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了。可是没有几天，就说“中宣部烂了”，各地宣传部“从上到下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又说，文化部门“是裴多菲俱乐部”。省委、市委开始向各个文化单位派驻“文化革命”工作组。杨一文同志思想压力很大，精神很紧张。市委工作组进馆的那一天开会之前，她和我坐在一起，她对我说：“小张，你爱唱歌，你听听我唱的《东方红》准不准。”说着，就小声给我一字一句地唱起来了。她的声音颤抖着，但是很虔诚。我虽然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但可以感觉到她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会议一开始，工作组的负责人就声色俱厉地说：“从中宣



部到市委宣传部是一条黑藤，郑州市博物馆是这条黑藤上结的大黑瓜。”全馆人员听了，都大吃一惊。接着工作组宣布杨一文停止工作“靠边站”。

会后就陆陆续续贴出了不少大字报，大多数是表态性的，或者是对馆里的工作提一些具体的意见。经过工作组连夜的串联、加温和引导，一张名为《砸烂张北辰、杨一文的“夫妻店”》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馆里运动的弦儿一下子绷紧了。于是大家纷纷上纲上线揭发问题。馆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老职工，一个个都成了被点名揭发批判的对象。我白天到工地上班搞钻探，晚上赶紧写大字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身参加政治运动，生怕在运动中落后。

一天早晨，工作组通知我先看大字报再去工地。我到馆里的小接待室一看，四面墙上全是对我贴的大字报。说我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投机分子”，“到博物馆来别有用心”，“入团动机不纯”，我“和王森、郭安庆是小集团”。说我是被杨一文的“投机革命论”、“撑伞遮雨论”保护起来的典型。要大家不要再上杨一文的“金钱美女论”的诱饵，“要彻底与杨一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

当时，我一下子陷入无比的紧张、委屈和恐惧之中，像是掉入无底的黑暗和冰冷的深渊之中。我不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难道就是这么阴险狡诈的恶棍吗？我少气无力地去问工作组还去不去工地，意思是要不要我停职检查。工作组长说：“你要一边干好工作，一边认真检查。”我只好赶快到工地去，干活一点点也不敢马虎。中午我回馆里吃饭，买好饭，我和平时一样跟大伙蹲在一起吃饭。大家倒是没人躲我，但是也没人给我说话。我一口饭也不想吃，但还是硬逼着自己一口口把饭塞在肚子里。晚上下班，我没有吃饭，在屋子里苦思冥想，把馆里同志给我提的问题拼命上纲进行检查，写成大字报张贴出去。但还是有人不依不饶继续对我贴大字报，说我是“假检查”，“想蒙混过关”。我就再使劲给自己上纲上线、扣帽子，连自己也快相信自己是一个心灵恶毒的阴谋家了。

这时候，有人暗地里悄悄告诉我：“小张，你不要再给自己乱上纲了。工作组是想让大家乱轰一阵，暴露暴露问题，然后集中力量批判杨一文。你再乱上纲，工作组就没法给你解脱了。”这我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枪口全对准了我。果然，工作组又找几个人，写大字报揭发其他人的问题。我也赶紧跟上，揭发一通。自己很有一种发泄回击的快感。

等差不多每个人都揭发批判了一遍，工作组这才开大会，说市博物馆的问题这么多、这么大，根子就在杨一文这个“黑帮分子”身上。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下达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一文同志的问题性质似乎完全明确了。馆里开始了对杨一文同志长达数年的批判。当时我决心在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经风雨，见世面”，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决不能掉队。又认为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批判是为了划清界限，提高认识，必须“上纲上线”。所以就毫无顾忌地对杨一文同志或写大字报或在批判会上发言，进行“批判”。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到无比羞愧内疚，无地自容。尽管我没有捏造过什么事情，但那些无限上纲的所谓“批判”，不就是在诬蔑和陷害吗！

1968年12月，文化单位进入“斗、批、改”阶段，驻博物馆“工宣队”宣布要我们这批工人身份的年轻人下放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记得我们这帮年轻人离开馆里的那天，杨一文推开我们住的大宿舍，捅开煤火炉，坐上一大壶水，让我们起床后用。我起来后，她小声问我分配到哪个厂工作，我告诉她是郑州灯泡厂。她说：“到工厂去不错。”我的心绪很不好，没有再多说话。我们几个人用架子车拉着自己的行李，经过“工宣队”派的人翻检一遍查无公物后，在凌厉萧瑟的寒风中，默默无言地走出了郑州市博物馆的大门。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杨一文同志重新担任郑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



兼革委会主任。没过多久,她就将在厂里处境很不好的几个人调回了馆里。不久,我被借调到郑州市《辞源》修订组做编辑工作,后来,又被推荐到河南省《辞源》修订组参加编写和初审,结识了对我的人生道路上另一次大转折起重要作用的第二位老杨同志。

杨静琦同志当时担任河南省《辞源》修订组副组长,负责具体业务工作。她是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河南省直一些单位担任领导,并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是省直单位有名的女“秀才”。她的丈夫冯纪汉同志任河南省文化局副局长,也是在“文革”初期就被揪出来成了“黑帮分子”,遭受迫害致死。

参加《辞源》修订的人员大多是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厂矿、农村接受“再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大革文化之命的动乱中,能重新回到书斋中来看书、做学问,真是到了神圣的殿堂之上。大家虔诚地努力 working,根本没有想到计较时间和报酬。杨静琦同志更是大家的表率。她差不多每天下班都要带一大包书稿回家看。我到河南省《辞源》修订组后,先是撰写词条,后来跟着杨静琦同志对全省交来的词条初审。我对她的人品和作风有很深的了解。无论为人还是做事,她和杨一文同志一样,都是那种典型的正统的老共产党人的风格。她总是像是上紧了发条一般,有条不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她总是以党的事业为重,以有利于工作为原则,因此有时甚至显得不大近人情。省《辞源》修订组的人员都是借调来的,流动性很大。走了的同志对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很怀念,经常会有人回组里来看看。这时候大家都分外亲切,围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老杨同志和人家见了面,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就赶快回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工作。有时我在外面呆的时间长了,她还把我叫回来。我说:“人家都想跟你这老领导多说几句话,你不要冷落了人家。”她叹气说:“咱的时间太宝贵了,耽误不起啊!”因此,有人背地里说她是“人一走,茶就凉”。可正是她心里总想着省里通过修订《辞源》聚集的这一批熟悉古

籍文献和辞书编辑的人员在修订工作结束后再散失了很可惜，她亲自去找分管省直编制的省委领导反映情况。结果，在《辞源》修订工作结束后，中南四省区只有河南省特批了20个指标，在省《辞源》修订组中选了一批合适的同志留在出版社继续从事编辑工作。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基本力量。中州古籍出版社二十多年来发展壮大起来，杨静琦同志的奠基之功是不可没的。

我到《辞源》组时还是工人身份，又只有高中毕业文凭，不够留下的条件。这时正好郑州市教育局要从工厂里招一批中学教师。具体做法是用一批复员兵的指标到工厂里换人。想去学校当教师的则要通过参加高考来选拔。我报考了文科，考试合格，经过体检后，通知我去市教育局报到。我把录用为中学教师的事向老杨同志讲了。她马上说：“我一直觉得你从事编辑工作很合适，但是文凭条件不够。现在你通过了高考，够资格当中学教师，当然也够资格当编辑了。你留下来做编辑吧！”我高兴地说：“我要能留下来当编辑当然太好了，不知道出版局同意不同意。”她说：“我去找魏局长谈一谈。”魏局长把我的情况在局党组会上介绍以后，局党组同意我留下来当编辑了。就这样，我一生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大转折。我虽然没有回博物馆工作，但是终于又回到我喜爱的文史工作岗位上来了。

实际上这时杨静琦同志已经知道省委宣传部另行安排她到新成立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担任领导了。可是她仍然一丝不苟地妥善做好《辞源》修订的收尾工作。需要留下的人调动遇到困难时，她一个一个到下面的有关单位去做工作让放人。有一位要留下来的编辑的原单位一直不放他。他曾在背后多次讲老杨同志的怪话，担心老杨同志不会去给他跑调动。可是老杨同志不止一次地到他原来工作的学校所在的地委宣传部、教育局去逐一疏通，终于把他调过来了。老杨同志为他的调动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使他又惭愧又感动。可是老杨同志认为组织上既然决定把他调来，自己就应当千方百计地实现组织上的意图，不能因